

朱子年譜 考異 附錄

六



朱子年譜

錄附異考

(六)

王懋竑纂訂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 E 八四五

徐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譜子年錄附異考
冊六

纂訂者

王

懋

竑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

河

南

印刷所

商

務

印

上
海

河

南

發行所

商

務

書

上
海

及

各埠

館

(本書校對者童振福)

朱子論學切要語卷之一

癸巳

答楊子直云。大抵身心內外。初無間隔。所謂心者。固在於內。而凡視聽言動語默出處之見於外者。亦即此心之用而未嘗離也。今於其空虛不用之處。則操而存之。於其流行運用之實。則棄而不省。此於心之全體。雖得其半。而失其半矣。然其所得之半。又必待有所安排布置。然後能存。故存則有揠苗助長之患。否則有舍而不芸之失。是其所得之半。又將不足以自存而失之。孰若一主於敬。而此心卓然內外動靜之間。無一毫之隙。一息之停哉。此書以何叔良書參考。自在癸巳。

答王季和云。嘗謂道之在人。初非外鑠。而聖賢垂訓。又皆懇切明白。但能虛心熟讀。深味其旨。而反之於身。必有以信其在我。而不容自己。則下學上達。自當有所至矣。但讀書不可貪多。今當且以大學爲先。逐段熟讀精思。須令了了分明。方可改讀後段。如此庶易見功。久之浹洽通貫。則無書不可讀矣。此書未詳何時。疑在癸巳後。

答游誠之云。窮理涵養。要當並進。蓋非稍有所知。無以致涵養之功。非深有所存。無以盡義理之奧。正當交相爲用。而各致其功耳。

答吳德夫云。去人欲存天理。且據所見去之存之。工夫旣深。則所謂似天理而實人欲者。次第可見。今大

體未正而便欲察及細微。恐有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之譏也。

癸巳後

答胡寬夫云。更須從淺近平易處理會應用切身處體察漸次接續勿令間斷久之自然意味浹洽倫類貫通切不可容易躁急厭常喜新專揀一等難理會無形影底言語暗中想像杜撰穿鑿枉甲心神空費日力。又云大抵自家所看文字及提督學生工夫皆須立下一定格目。格目之內當切存心格目之外不要妄想。如看論語今日看到此段即專心致意只看此段後段雖好日未暇看直待此段分曉說得又復不差仍日盡日玩味明日卻看後段日用凡事皆如此以類推之可見不然雖是好事亦名妄想此主一之漸也若不如此方寸之間頃刻之際千頭萬緒卒然便要主一如何按伏得下。

癸巳後

答陳師德云。嘗聞之程夫子之言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實學者立身進步之要。而二者之功蓋未嘗不交相發也。然夫子教人持敬不過以整衣冠齊容貌爲先。而所謂致知者又不過讀書史應事物之間求其理之所在而已。皆非如近世荒誕怪譎不近人情之說也。抑讀書之法要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於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於操存涵養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故程子又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言殊有味也。

癸巳後

又答陳師德云。示喻格物持敬之方足見嚮道不忘之意持敬正當從此而入。此必來書舉程子語至於格物則伊川夫子所謂窮經應事尙論古人之屬無非用力之地若舍此平易明顯之功而必搜索窺伺於無形無迹之境竊恐陷於思而不學之病將必神疲力殆而非所以進於日新矣。

壬辰癸巳間

考異

答吳德夫。按此書所云工夫既深。則指格物致知。講明義理。非徒反觀內省之謂。又答呂子約云。李先生之意大抵且要簡節疎目。先整頓得大體。是當然後卻就上面仔細檢點。是亦學不躐等之意。與此正同。

甲午。

答江德功云。格物之說。程子論之詳矣。而其所謂格至也。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意句俱到。不可移易。熹之謬說。實本其意。然亦非苟同之也。蓋自十五六時。讀是書。而不曉格物之義。往來於心餘三十年。近取就實用功處求之。而參以他經傳記。內外本末。反復證驗。乃知此說之的當。未易以一朝卒然立說破也。夫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形者所謂形而下者也。理者所謂形而上者也。人之生也。固不能無是物矣。而不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事物之當。故必卽是物以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夫物之極。則物之理有未窮。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此所謂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也。物理皆盡。則吾之知識廓然貫通。無有蔽礙。而意無不誠。心無不正矣。此大學本經之意。而程子之說然也。其宏綱實用。固已洞然無可疑者。而微細之間。主賓次第。文義訓詁。詳密精當。亦無一毫之不合。今不深考。而必欲訓致知以窮理。則於主賓之分。有所未安。知者吾心之知。理者事物之理。以此知彼。自有主賓之辨。不當以此字訓。彼字也。訓格物以接物。則於究極之功。有所未明。人莫不與物接。但或徒接而不求其理。或粗求而不究其極。是以雖與物接。而不能知其理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也。今日一與物

接•而理無不窮•則亦太輕易矣•蓋特出於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之餘論•而非吾之所謂窮理者•固未可同年而語也•且考之他書•格字亦無訓接者•合以功用求之•則又無可下手之實地•竊意聖人之言•必不如是之差殊疎略•以病後世之學者也•又謂佛老之學•乃致知而離於物者•此尤非是•夫格物可以致知•猶食所以爲飽也•今不格物•而自謂有知•則其知者妄也•不食而自以爲飽•則其飽者病也•若曰佛老之學•欲致其知•而不知格物所以致其知•故所知者•不免於蔽隔離窮之失•而不足爲知•則庶乎其可矣•甲午後

乙未

答王子合云•學者工夫•則只如易傳所說•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此是要約處•若說須要識得端倪•而心體可識•則卻是添卻一事也•又云•窮理之學•只是要識得如何爲是•如何爲非•事物之來•無所疑惑矣•非以此心又識一心•然後得爲窮理也•乙未後

丙申

答黃直卿云•近日看得後生•只是教他依本子•認得訓詁文義分明爲急•自此反復不厭•日久月深•自然心與理會•有得力處•今人多是躐等妄作誑誤•後生輾轉相欺•其實都曉不得也•丙申後

考異

按此書與爲學先要立本文義一書相發明•爲學只當教學二字立本文義•立字疑有誤•即所謂依本子認得訓詁文義分明也•只爲爲學字立字•少涉疑似•遂有立本居敬之解•細看語意全不如此•以此

書證之愈見分明矣。

丁酉。

答程正思云。論語舊嘗纂訂諸說。近細考之所當改定者。什過五六。知近讀此書有緒。甚欲相與商訂耳。又答程正思云。論語說三篇甚仔細。所訂集註中一二字甚善。如三事之爲三者。當卽改易也。此書及濂溪
集濂溪書堂記。在丁酉。祠記在
己亥。此云祠記。當在己亥後。

己亥。

語錄。聖人言語甚實。且卽吾身日用常行之間可見。惟能審求經義。將聖賢言語虛心以觀之。久之道理自見。不必求之太高也。今如所論。卻只於渺渺茫茫處想見一物懸空在。更無捉摸處。將來如何頓放。更沒收殺。如此則與身中日用自然判爲二物。何緣得有諸已。只看論語一書。何嘗有懸空說底話。只爲漢儒一向尋求訓詁。更不看聖賢意思。所以二程先生不得不發明道理。開示學者。使激昂向上。求聖賢用心處。放得稍高。不期今日學者乃捨近求遠。處下窺高。一向懸空說了。扛得兩腳都不著地。其爲害反甚於向之未知尋求道理。依舊在大路上。今之學者卽求捷徑。遂至鑽山入水。余大雅

庚子。

答曹立之云。聖賢之教。未嘗不一定之門戶。以示衆人。至於逐人分上。各隨其病痛而箴藥之。則又自有曲折。然亦分直截。無所隱祕。回互令人理會不得也。隨己分修習。隨己見觀書。學者只得如此。其至

不至明道與不明道。則在其人功力淺深。恐亦不可謂此爲雖不中不遠者。而別求顏曾明道見古人用心底奇特工夫也。

答林擇之云。此間見有朋友數人講學其間。亦難得樸實頭負荷得者。因思日前講論。只是口說。不曾實體於身。故在己在人都不得力。今方欲與朋友說。日用之間。常切檢點氣習偏處。意欲萌處。與平日所講相似與不相似。就似痛下工夫。庶幾有益。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卻肯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但其間亦有舊病。此間學者。卻是與渠相反。初謂只如此講學。漸涵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至於人倫日用最切近處。亦都不得毫毛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

答包詳道云。古人爲學。只是升高自下。步步踏實。漸次解剝。人欲自去天理自明。無似此一般作捺扭捏底工夫。必要豁然頓悟。然後漸次修行也。曾子工夫。只是戰兢臨履。是終身事。中間一唯。蓋不期而會偶然得之。非是別有一節功夫做得到此。而曾子本心。斷向必欲得此。然後施下學之功也。庚子後

答陳超宗云。爲學雖有階漸。然合下立志。亦須略見義理大概規模。於自己方寸間。若有箇惕然愧懼。奮然勇決之志。然後可以加之討論玩索之功。存養省察之力。而期於有得夫子所謂志學。所謂發憤。政爲此也。若但悠悠泛泛。無箇發端下手處。而便謂如此可以平做將去。則恐所謂莊敬持養必有事焉者。亦且若存若亡。徒勞把捉。而無精明的確親切至到之効也。庚子後

又答陳膚仲云。承以家務叢委。妨於學問爲憂。此固無可奈何者。然亦只此便是用功實地。但每事看得道理。不令容易放過。更於其間見得平日病痛。痛加翦除。則爲學之道。何以加此。若起一脫去之心。生一排遣之念。則理事卻成兩截。讀書亦無用處矣。但得少閒隙時。不可閒坐說話。過了時日。須偷些小工夫。看些小文字。窮究聖賢所說道理。乃可以培植本原。庶幾枝葉自然張旺耳。壬寅後

癸卯。

答項平父云。所諭曲折。及陸國正語。三復爽然。所警於昏惰者爲厚矣。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唯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論。卻是道問學上多了。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仔細。又別說一種杜撰道理。遮蓋不肯放下。而熹自覺雖於義理上不敢亂說。卻於緊要爲己爲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

答李叔文云。求放心不須注解。只日用十二時中。常切照管。不令放出。卽久久自見功效。義理自明。持守自固。不費氣力也。若添著一求仁字。卽轉見支離無摸索處矣。癸卯後

答廖子晦云。察私心所從起。亦不記當時如何說。然亦非謂平居無事。而伺其所起。但操存有功。卽念慮之萌。無不知覺。未能如此。卽此心應物之際。不可不審其邪正公私。而施克復之功也。癸卯後

考異

答廖子晦。按此說似淺。卻有實下手處。表裏內外。都是一齊用功。審其邪正公私。卽所謂考之事爲

之著者。故居敬窮理。原互相發。此條雖似淺近。然正是初學下手工夫不可忽也。

甲辰

答董叔重云。示喻日用工夫。更於收拾持守之中。就思慮萌處。察其孰是天理。孰是人欲。取此舍彼。以致敬義夾持之功爲佳。讀書亦是如此。先自看大指。却究諸說。一一就自己分上體當出來。庶幾得力耳。辰後

又答董叔重云。來喻所謂深體大原而涵養之。則又不必如此。正惟操則自存。動靜始終。不越敬之一字而已。近方見得伊洛拈出此字。真是聖賢真的要妙工夫。學者只於此處著實用功。則不患不至聖賢之域矣。甲辰後

又答董叔重云。發見之端。只平日省覺提撕處便是。只要人就此接續向下推究。令其開闊。卽不曾說等待尋討將來做此工夫也。甲辰後

答周舜弼云。向時每說居敬窮理二事。今日所見。亦只是如此。但覺得先後緩急之序。愈分明親切。直是先要持守上著力。方有進步處也。孟子說性善。及求放心處。最宜深玩之。甲辰後

又答周舜弼云。且須虛心涵泳。未要生說。卻且就日用間實下持敬工夫。求取放心。然後卻看自家本性。元是善與不善。自家與堯舜。原是同與不同。若信得及。意思自然開明。持守亦不費力矣。甲辰後

答程正思云。諸書再看。義理未安處甚多。皆是要切大頭項處。令人恐懼不可言。甲辰後

又答程正思云。所喻孟子前日因一二朋友看到此。疑其說之不明。方略改定。正與來喻合。甲辰後

答王欽之云。來書謂窮理不必泥古人言句。固是也。然亦豈可盡捨古人言句哉。程夫子曰。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道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求其當否。皆窮理也。夫講道明理。別是非。而察之於應事接物之際。以克去己私。求夫天理。循循而進。無迫切陵節之病。則亦何患夫與古人背馳也。若欲盡捨去古人言句。道理之不明。是非之不別。泛然無所決擇。雖欲爲出處語默之察。譬之適越者不知東西南北之殊。而僕僕然奔走於途。其不北入燕。則東入齊。西入秦耳。甲辰後

答路德章云。謂東萊遺言。有涉於經濟維持者。別爲一事。而異於平日道學之意。則恐亦未免有累於東萊也。龜山嘗譏王氏之學。離內外。判心迹。使道常無用於天下。而經世皆私智之鑿。正謂此耳。又謂儻遇漢祖唐宗。亦須有爭不得且放過處。亦是舊時意思。尚在方寸之地。只有一毫此等見識。便是枉尺直尋底根株。直須見得正當道理分明。不容些兒走作。即自然無復此等意思。雖欲宛轉回護。亦有所不可得矣。古之聖賢。以枉尺直尋爲大病。今日議論。乃以枉尺直尋爲根本。若果如此。卽孟子果然迂闊。而公孫衍張儀真可謂大丈夫矣。甲辰後

答黃直卿云。所論太極散爲萬物。而萬物各具太極。見得道不可須臾離之意。而與一貫之指。川上之歎。萬物皆備之說相合。學者當體此意。造次顛沛不可間斷。此說大概得之。但周子之意。若只如此。則當時只說此一句足矣。何用更說許多陰陽五行。中正仁義。及通書一部種種諸說耶。蓋旣曰各具一太極。則

此處便又有陰陽五行許多道理。須要隨處一一盡得。如先天之說。亦是太極散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一卦之爻。莫不具一太極。其各具一太極處。又便有許多道理。須要隨處見得。皆不但爲塊然自守之計而已。然此亦只是大概法象。若論日用工夫。則所守須先有箇自家親切要約處。不可必待見圖。而後逐旋安排。其隨處運用。亦須虛心平氣。徐觀事理。不可只就圖上想像思維也。旣先有箇立腳處。又能由此推考證驗。則其胸中萬里洞然。通透活絡。而其立處自不費力。而愈堅牢開闊矣。若但寸寸銖銖。比量湊合。逐旋將來做工夫。則亦何由有進步處耶。此書未詳何時。疑在甲辰後。

考異

答黃直卿。按此書言太極最詳。其曰。不必待見圖而後逐旋安排。又曰。不可只就圖上想像思維。又曰。若但寸寸銖銖。比量湊合。何由有進步。則大指亦可見矣。後之言太極者。大率想像思維。比量湊合。其於朱子此書。亦未之深考也。

乙巳。

答劉公度云。講學不厭其詳。凡天下事物之理。方冊聖賢之言。皆須仔細反復究竟。至於持守。則無許多事。若覺得未穩。只有默默加功。著力向前耳。今聞廢書不講。而反以持守之事。爲講說之資。是乃兩失其宜。下梢弄得無收殺。只成得杜撰捏合而已。

答潘端叔云。承需論語或問。此書久無工夫修得。只集註屢改不定。卻與或問前後不相應矣。山間無人

錄得。不得奉寄。可只用舊本看。有不穩處。仔細喻及。卻得評量也。今年諸書。都修得一過。大學所改尤多。比舊已極詳密。但未知將來又看得何如耳。義理無窮。精神有限。又不知當年聖賢如何說得如此穩當。精密。無些滲漏也。

答胡季隨云。大抵欲速好徑。是學者今日大病。向來所講。近覺亦未免此。以身驗之。乃知伊洛指出敬字。真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近與朋友商量。不若只於此處用力。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真到聖賢究竟地位。亦不出此。坦然平白。不須妄意思想。頓悟懸絕處。徒使人顛狂粗率。而於日用常行之處。反不得其所安也。

答高應朝云。所示講義。發明深切。遠方士子。得所未聞。計必有感動而興起者。然此恐但可爲初學一時之計。若一向只如此說。而不教以日用平常意思。涵養玩索工夫。卽恐學者將家常茶飯做箇怪異奇特事看了。日逐荒忙。陷於欲速助長躁率自欺之病。久之茫然無實可據。則又只學得一場大話。互相恐嚇。而終無補於爲己之實也。乙巳後

答詹體仁云。湘中學者之病。誠如來教。今時學者。大抵亦多如此。其言而不行者。固失之。又有一種。只說踐履。而不務窮理。亦非小病。欽夫往時。蓋謂救此一種人。故其說有太快處。以啓流傳之弊。今日正賴高明。有以救之也。爲學是分內事。纔見高自標置。便是不務實了。更說甚底。今日正當反躬下學。讀書。則以謹訓說爲先。修身。則以循規矩爲要。除卻許多懸空閒說。庶幾平穩耳。乙巳後

丙午。

答潘公叔云。近年讀書頗覺平穩。不費注解處。意味深長。修得大學中庸語孟。頗勝舊本。答劉子澄云。大學近再看過。方見得下手用功處。路陌徑直。日前看得。誠是不切。亂道誤人也。

又答劉子澄云。居官無修業之益。若以俗學言之。誠是如此。若論聖門所謂德業者。卻初不在日用之外。只押文字。便是進德修業地頭。不必編綴異同。乃爲修業也。近覺向來爲學。實有向外浮泛之弊。不惟自誤。而誤人亦不少。方別尋得一頭緒。似差簡約端的。始知文字言語之外。真別有用心處。恨未得面論也。答潘恭叔云。學問根本在日用間。持敬集義工夫。真是要得念念省察。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耳。舊來雖知此義。然於緩急先後之間。終是不覺有倒置處。誤人不少。今方自悔耳。大抵今日學者之弊。苦其說之太高。與太多耳。如此只見意緒叢雜。都無玩味工夫。不唯失卻聖賢本意。亦分卻日用實功。不可不戒也。

答胡季隨云。道理無形影。惟因事物言語乃可見得是非。理會極仔細。卽道理極精微。古人所謂格物知至者。不過是就此下工夫。近日學者說得太高了。意思都不確實。不曾見理。曾得一書一事。徹頭徹尾。東邊綽得幾句。西邊綽得幾句。都不曾貫穿浹洽。此是大病。有志之士。尤不可不以深戒也。丙午
後

考異

答劉子澄。按此云。方別尋得頭緒似差簡約端的。此爲子澄言之。子澄好編類文字。有向外浮泛之

弊故以此力箴其失。前書所云大學近再看過。方見得下手用功處。路陌徑直。卽所謂簡約端的。非另有不言不語工夫也。按此兩書。鄒譜皆載之。而余注語亦附其下。但後書截載自近覺向來以下。似爲朱子自道之語。而其意未明。今并載居官一段。則向外浮泛。指編綴異同而言。乃謙己誨人之辭。文字語言之外。別有用心處。卽指抑文字之類而言。而非另有不言不語工夫。其意愈明白矣。

答潘恭叔。按此所云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此爲恭叔言。欲其向裏著實用功。所謂因人說法。應病與藥者。非向來先後緩急。果有倒置處也。其下卽云病其說之太高與太多。其意可見也。鄒譜僅載前段。而合之與子澄書。則似朱子至丙午方自悔者。正學考以丙申至丙午十二年爲一大關鍵。至此主敬工夫益親切。皆是誤認。不可不辨也。

丁未

答潘恭叔云。敬之一字。萬善根本。涵養省察。格物致知。種種工夫。皆從此出。方有據依。平時講學。非不知此。今乃覺得愈見親切端的耳。

答王子合云。大率尊德性一條。章句似已詳備。更熟玩之。自見工夫分別處。日用間常切提撕。著實下手。方見得力處。若只解說。無有了期。不濟事也。

又答王子合云。道卽理也。以人所共由而言。則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其目則在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其實無二物也。丁未後

又答王子合云。心猶鏡也。但無塵垢之蔽。則心體自明。物來能照。今欲自識此心。是猶欲以鏡自照而見夫鏡也。旣無此理。則非別以一心又識一心而何。後書所論欲識端倪。未免助長者得之矣。然猶曰其體不可不識。似亦未離窠臼也。丁未後

考異

答潘恭叔。朱子早年爲學。於答江元適、汪尙書、鄭景望、陳正己諸書略可考。而已丑之悟。則中和舊說序已發未發說。其確據也。至庚寅拈出程子涵養須用敬兩語。終身守之不易。而敬字親切之妙。於庚寅答林擇之書已言之。是後言之不一。蓋所謂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雖欲擬其近似而不可得。而輒敢率爾批判。其毋乃輕於立言乎。

戊申

答符復仲云。所喻義利之間。誠有難擇者。但意所疑以爲近利者。即便舍去可也。向後見得親切。卻看舊事只有見未盡。舍未盡者。不解有過當也。

答黃子耕云。示諭且看大學。俟見大指。乃及他書。此意甚善。但看時須是更將大段分作小段。字字句句。不可容易放過。常時暗誦默思。反復研究。未上口時。須教上口。未通透時。須教通透。已通透後。更要純熟。直待元本作得誤。便誤。不思索時。此意常在心胸之間。驅遣不去。方是此一段了。又換一段看。令如此數段之後。心安理熟。覺得工夫省力時。便漸得力也。近日看得朋友間。病痛尤更親切。都是貪多務廣。匆遽涉